

自我与人性之外的探寻*

——对铁凝小说的精神分析解读

张 浩

【提 要】精神分析理论对铁凝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铁凝以精神分析作为理论资源,在性爱冲突的演绎、现代女性心理的构建,以及具有精神分析韵味的意象的运用等三个向度上都取得了突出的创作成就。与同时代的女作家相比,铁凝在借鉴吸收精神分析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其理论的超越,从而深化了自己的小说创作,显示了独特的创作特点。

【关键词】精神分析 性变态 意象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4)05—0103—07

在当代女作家中,铁凝的小说有着与众不同的品格。在铁凝的创作中,尽管很少直接看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这样的字眼,然而铁凝对人的诸多精神现象,如性本能、性心理和潜意识等都作了细腻的描摹和深刻的解析,她的小说中也出现并描写了大量的梦境、人物变态行为以及潜对话,这些描写穷形尽相地展现了人物心理活动,特别是人物的潜意识及性心理活动,显示了她对精神分析特殊的兴趣。

铁凝的文学创作与精神分析学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契合”关系,因而研究铁凝与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是解读铁凝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铁凝刚步入文坛便开始接触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一直对此保持着高度的热情,精神分析理论贯穿着铁凝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之中。无论是弗洛伊德对性本能的强调,还是他的人格冲突理论都在铁凝的作品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为铁凝提供了足够的心理分析方面的

理论资源。铁凝在创作中借助于精神分析,在性爱冲突的演绎、对现代女性心理构建的关注,以及意象与象征等精神分析手段的使用等三个层面,无论是对于现实批判的力度,还是对于人性探索的深度,以及所触及到的人类灵魂之深,都是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

一、性爱冲突与人性的演绎

性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精神分析的观照下,铁凝创作的主题之一就是描写现代人性与自然人性的相背离,自然的性爱被社会道德所压抑和束缚而扭曲变态。对性爱冲突的关注使她的小说既不是私密性的经验呈现,也不是戏

* 本课题为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13YBG22。

谑性的文字游戏，而是充满了现实感与深度追求。透过性心理来刻画和塑造人物形象，一直是铁凝对人的生存困境与人性的分裂进行探寻的有效的艺术途径之一。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特别是他的“性本能”及其“本我”与“超我”的人格理论对文学创作具有重大的影响。1917年弗洛伊德发表了《精神分析引论》，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1920年后他重新将人的心理结构发展为人的性格结构，将人的性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等三个层面。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是人内在的生命冲动，它遵循“本能”的愉悦和满足，而“超我”受外在文化的、道德的、利益的束缚，它只能信守现实的道德原则。所以，“本我”的内涵一般比较固定，而“超我”的具体内涵会根据叙事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一种深层的批评模式，精神分析批评不再停留在作品的表面层次上，而是进入作者和读者的深层次的精神世界。”^①“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也是人类心灵中的普遍矛盾，特别在中国这个有着深厚礼仪传统的国度里，这种冲突更是随处可见，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反复表现的母题。

铁凝首先从性本能出发，从生理和心理的层面书写性爱的欲望，展示对性爱的理想化追求。性爱中灵与肉的结合，是“本我”与“自我”的双重愉悦，也是铁凝的性爱理想追求。铁凝以自然生命形态去审视和描摹人的本性，尤其是性的本能，展现了一幅幅生命和爱欲的欢歌。铁凝在《玫瑰门》中借助小女孩苏眉的视角，展示了女主人公竹西出浴时健美的躯体，“脖子和肩你以为就是一根直棍接着一根横棍吗？那些衔接本身就流淌着使人难以理解的线。那是声音，是优美的声音，你想看不如说是想听。人的腹肌是八块，但当你把它画作八块时你才会彻底发觉你的拙劣。那是八块，是妙不可言，是八个音符和谐的编织。”^②在此铁凝没有过分细致的肉体描摹，也没有迎合低级趣味的庸俗色调，而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借用音乐和美术知识，描绘出了一个带有动感和

音乐美的女性躯体。铁凝运用精神分析理论，通过对女性躯体的纯净赞美，将个人化的体验上升为对整个女性命运的关怀和体察。

如果说在《玫瑰门》中铁凝选取的是一个小女孩的视角，描写了一个小女孩眼中的女性躯体之美，那么在《对面》中选取的则是男性的视角，“我看到的一切都很棒。这使你觉得最打动人的女人不是美，实在是棒，男人的目瞪口呆只能是面对一个棒女人。”^③男主人公在“对面”女人身上所获得的“一切都很棒”感觉中，表现了一种自然、健康与和谐的性爱之美。在铁凝看来，健康的人体美代表的是人类合乎自然的和谐发展，铁凝通过对女性健美躯体的赞美，不但表现了女性的生存意识和生存状态，揭示了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而且折射出了人物的性意识和性心理。

与性爱的和谐状态相比，铁凝小说更多的是性的焦虑、扭曲和变态等性爱的异化形态。铁凝小说描写了大量的性变态现象，对当代中国都市生活和乡村生活中性爱的异化作了淋漓尽致的发展和批判。精神分析认为，人的本能欲望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造成精神上的不适与痛苦，甚至导致性变态和其他精神障碍的发生。尽管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对性做出了极高的评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本能的表达往往更多地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伦理、法律、道德等的制约乃至束缚，其外在的表现形式转化为内在的心理形式。也就是说，性心理表现形式实际上已成为释放或展示人的性本能的一种经常的和必要的形式了。铁凝的作品中性变态有多种形态，其中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显性的性变态，另一种是隐性的性变态。

显性的性变态表现为由于性与爱的分离而导致的性的扭曲。在《对面》中肖禾是“我”爱情故事中接触的第一个女性，她身上洋溢着

①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② 铁凝：《玫瑰门》，《铁凝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③ 铁凝：《对面》，《铁凝文集》第3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女性的性魅力。然而，当“我”出于本能的欲望，在肖禾的诱惑下与她偷尝禁果后，曾经斑斓的梦变成了惨绿的肥皂泡。铁凝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我”的失望，树上的禁果就像长在美丽宫女身上的玉手，“那双美丽的玉手倘若不复长在宫女身上，它便只能具有标本意义。”^①在这里，爱仅仅是肉体暂时的满足，性掩饰了爱、代替了爱。“我”与肖禾等多个女性之间的性与爱的游戏，表达的都是人性与情感的双重悖论，而这些悖论最后指涉的是这个充满着诸多悖论的时代和变态的生存环境。

隐性的性变态主要是通过人的思维活动、心理变化等内化的形态呈现出来，有时甚至不易为人察觉。铁凝的《对面》运用外显性结构与内蕴式结构相互结合的叙述方式，通过揭示男主人公隐秘的性心理来解构爱情与人性的神话。外显性结构描述的是男主人公“我”与几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得到的却是一系列失败的结局；内蕴式结构则以“我”的故事和对面女子的故事为两个叙述点，对面女子隐秘地与两名男子保持婚外性关系，“我”偶尔偷窥到对面女子的这一秘密，在爱慕与妒嫉的纠结中，“我”以告密的方式揭穿了对面女子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偷情生活，并最终导致了她的猝死。铁凝刻画的这些人物形象具有着性变态的心理特征，体现着一种畸形的人生品格。

在当代文坛中出现了一批以性描写为关注点的小说，比如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陈染的《私人生活》、张抗抗的《情爱画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以及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等，这些女作家或者以“我”的身份直抒胸臆，表达女性隐秘的情感和本能的冲动，或者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去表现人性、揭示人性，“性”是她们最重要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表现途径。与这些女作家相比，铁凝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运用精神分析的手法，捕捉并把握性的生理和心理的诸种精神现象，在小说中做了细腻反映和表现，对人性尤其是那种畸态人性的感悟、解析和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二、分裂的人性与自我的救赎

铁凝创作对人性，特别是对人性的分裂与救赎极为关注，这也是她接受精神分析学的一个重要因素。铁凝小说致力于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的揭示，人与环境的冲突、自我的困境和人性的分裂是其小说主人公基本的生存境遇。从早期《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到《玫瑰门》、《大浴女》等小说中，铁凝的笔触虽然从关注闭塞山村的女性生存状态，转变为关注女性的个体存在和生存意识，然而挖掘女性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流动与分裂的人性一直是铁凝最为关注的核心。铁凝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层面出发，深入到人性隐秘的层面，展示给读者一个个复杂的人物心理世界，并通过这些复杂的内心感受，显示出当代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权力和文化重压之下的异化，使人物心理世界展示出多层面的丰富性。

铁凝的小说并不直接表现现实的残酷，而是把笔伸向人心深处最隐秘的区域，去讨论人的隐秘的痛与忧伤，去对人的精神、心理和人性状态进行精神分析。她不去正面批判现实，但是在人物命运的背后，在各种扭曲的人生和变异的人性的背后，现实的巨大吞噬性与毁灭性也无疑得到了隐喻性的呈现。《玫瑰门》中司猗纹有过美妙的少女时代，有过浪漫的梦想，也品尝过爱情的甘露。但是不幸的婚姻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司猗纹婚后常独守空房，丈夫则长期在外与其他女人鬼混。畸形的家庭和婚姻使她的情感发生了强烈的畸变，爱的欲求变成了强烈的报复，她生活的唯一动力就是怀着仇恨与憎恶不择手段地对庄家进行报复，为了报复丈夫她不惜勾引公公，甚至教唆儿媳与邻居偷情以获得捉奸的快感，她在疯狂实施报复的同时自身的生命尊严与人性的沦丧亦不可避免。她在与庄家的搏斗中成长为一个浸满毒汁、阴鸷狰狞的女人。当她终于以全部青春为代价迎来了公公和丈夫的死亡，她的心灵也走向了

^① 铁凝：《对面》，《铁凝文集》第3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

干涸枯竭，完全成为曹七巧式的变态狂和偏执狂。

铁凝擅长从人的生命内在欲求与社会外在压力的相互作用中展示人物病态性格的形成。与司猗纹相比，《玫瑰门》中姑爸因为新婚之夜新郎逃跑了，一辈子丧失了女人之为女人的全部价值和尊严所在，她成了一个“无名”的人，既非女儿，亦非女人。她“自觉”地剪掉了辫子，穿上了男人的服装，抽了烟袋，并为自己取了“姑爸”这样一个非男非女的名字，她自觉改写女性的身份以获得的性别和身份的认同。“姑爸”的悲剧不仅在于她别无选择的非人性生存，更在于她对强大文化规约之下的自觉驯顺和依从。“铁凝近年的小说又在尽量向人的更深层的隐秘心理开掘，也就是注重表现人的潜意识中的东西。当然，这样的潜意识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铁凝小说中描写人的潜意识，是一种较宽泛的潜在心理，主要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人物自己往往无法打开的一块心理领地。这样的开掘不仅使她的作品对于心理刻画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度，而且，她从这些个体的隐秘心理之中，更自然而然地向人们展现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的以及历史的某些印记。”^①

铁凝的小说着力于对人生悲剧迷失状态的呈示，但是悲剧建构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渲染人生的绝望，而是为了从生存的悲剧中发掘生命、人性和精神的光芒，这使得对于温暖、希望的寻找与救赎成了其小说令人感动的主题。铁凝用细腻的笔墨去体验和表现人物自我分裂的痛苦以及重新寻找“自我”的艰难。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类从出生开始，就伴随着创伤。这些创伤包括离开母体的分娩过程、断奶、上学、结婚、离婚等过程，人类的每次重要的成长代价就是分离，就是成为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的个体。《大浴女》中章妩“文革”时期为了返城让唐医生开病假条，与之私通而生下私生女尹小荃。年少的尹小跳把对母亲的厌恶迁怒于无辜的尹小荃，当她看到尹小荃快要掉进污水井时，她没有阻止，而导致了尹小荃的死亡。虽然在法律意义上，尹小跳不是罪犯，可以对

尹小荃的死不承担责任，但在精神意识的层面上，尹小跳却又实在无法逃脱“罪”的指责和审判。尹小跳感到尹小荃的死与自己有着无法解脱的直接关系。“儿童的早年环境、早期经历对其成年后的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成人的变态心理冲突都可追溯到早年期创伤性经历和压抑的情结。”^②从此她带着一种深深的负罪感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尹小跳内心沉重的罪恶感日益加重，形成了尹小跳畸形的“受虐”心理和赎罪意识。

然而尹小跳并没有一味地堕落下去，她在自觉地对自我生命的清理中，在经历了赎罪与救赎之后完成了人性的升华，在磨难与艰辛中渐渐成长，最终走进了内心深处的那个宁静的大花园。铁凝把尹小跳置于一个备受心灵折磨的境地，把人性的善与恶都交织在她身上，通过对她细微的心理活动的描述，使她的内心世界一点一点地被挖掘出来。《大浴女》对于人格分裂与负罪救赎的心理分析，其思想深度和对心灵的解剖足以令读者为之震撼并引起深刻的反思。

从精神分析的意义来说，铁凝通过一个罪与赎的故事，叙述了女性从小女孩到自我和社会主体的获得过程，以及女性怎样历经社会风雨和内心搏击，获得再生的成长过程。“人必须在自己之外发展自己。在我看来，人必须跨过一段完整而漫长的时间，即穿越自我的时间，才能完成这种造就。人必须逐渐熟悉这个自己，必须深谙令这个自己焦虑不安的秘密，深谙它内在的风暴。人必须走完这段蜿蜒复杂的道路进入潜意识的栖居地，以便届时从我挣脱，走向他人。”^③铁凝对尹小跳人性的挖掘同司猗纹被动受社会环境支配的人性相比，要成熟和深刻得多。铁凝通过一系列作品不断校正观察人

① 郝雨：《铁凝近期小说论》，《河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② 张明：《揭开无意识之谜——精神分析》，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③ [法]埃蒙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参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

性的切入点，进而深化对人性的挖掘，为新时期文学增添了一批具有深刻精神分析韵味的文学形象。

三、独具精神分析韵味的意象

铁凝在小说创作中擅长运用意象的手法来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从叙事学来看，意象不只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精神现象和思想现象，铁凝小说中存在着不少具有传统审美心理的意象，这些意象传递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传统智慧，建立了超越于现实之上的“言外之意”心理化空间，也建构了铁凝对世界的诗性的理解方式。铁凝对意象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和偏爱，铁凝的人物总是同意象紧密相连。在铁凝的《哦，香雪》、《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孕妇和牛》、《对面》、《安德烈的晚上》等小说中，都存在着一系列丰富而深蕴的意象。铁凝小说的意象既是她创造性的心灵化产物，也包含了女性细腻的感触与激情的体验。《哦，香雪》里凤娇喜爱的发卡和香雪着迷的铅笔盒，分别代表着那时期人们在物质和知识两方面的不同选择；隆隆的“火车声”则成为小说诗意扩张的焦点，喻示着当代女性走出心理幽闭的努力；《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里安然喜爱的红衬衫则是她独特的性格特征的象征。

除了这些散发着浓郁的传统文人气息的意象之外，铁凝小说还存在着一些具有精神分析韵味的意象。精神分析注重对无意识的发掘和分析，铁凝通常运用意象所提供的会意空间，把无意识外在化地表现出来，使潜意识和深层心理得到形象化的呈现，从而使这些意象具有隐喻、梦幻及深邃的哲学本体意味。《玫瑰门》中的“玫瑰门”是铁凝小说中具有精神分析韵味的象征之一。“玫瑰门”隐喻着“性”是女性的生命之欲，是探寻女人心灵的通道，透过它可以洞悉出女性灵魂深处的隐匿。“我对你的寻找其实只是对我们共同深处的寻找。”这“深处”就是人性深处、生命深处，就是掩藏在“玫瑰门”下面的“底细”。司猗纹和“姑爸”

生命的扭曲和人性变态，都是从她们各自不幸的性和婚姻开始的，不幸的婚姻使她们正当的生命需要在生理上受到阻滞和挫折，性本能的压抑使她们饱受煎熬，于是她们将生命能量转化为邪恶阴毒的发泄报复，形成了种种畸变和疯狂。铁凝通过“玫瑰门”这一意象，既反映了女性心灵毁灭的痛苦，批判了社会对人的本能的压抑，也冷峻地透视了女性生存状态中的负面因素。

《大浴女》中人物形象也与一些特殊的意象紧密相连，而这些意象就构成了人物隐秘心理的外化性展示。精神分析学认为，个人的生活和欲望、想象和幻想等总与某些意象相关，因而透过意象可以窥见人物隐秘的心理状况。《大浴女》里富有象征性意味的意象就是“三人沙发”。“三人沙发”的意象时常在尹小跳心里重复闪现，因为它是尹小荃死前坐过的。在尹小跳眼里它就成了尹小荃的化身，也就是自己犯罪的象征。“三人沙发”不但与尹小跳的负罪心理紧密相连，成为她内心分裂与压抑的见证物，也迫使尹小跳不懈地进行自我反思和忏悔，并成为她最终走向“心灵花园”的原动力。当尹小跳释放出内心所有负罪重负后，“三人沙发”展示出了新面貌，“沙发还是那套没动地方的沙发，灰蓝色织贡缎面料，柔软而又干净。她没有听见唐菲，也没有听见尹小荃，那三人沙发一声不响，没有尖叫声。这使她有一种揪心的空洞感，也使她有一种不敢承认的轻松。当她想念唐菲的时候她也终于放心了她的离去，从此尹小荃仿佛才彻底从沙发上消失了。”^①《大浴女》中另一个与人物心理紧密相关的意象是尹小跳草帽上的那朵“波斯菊”。“波斯菊”是尹小跳十分喜爱的花，“波斯菊”开放之时，正是尹小跳“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花园”之时，“波斯菊”不但是尹小跳赎罪之后的崭新人格的象征，同时也是整部小说追求人格理想的主题象征。对铁凝来说，真正理想的现代女性人格，就如这“内心深处的花园”一样，具有广阔的

^① 铁凝：《大浴女》，《铁凝文集》第5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页。

自我反思的心灵，敢于和善于容纳多元事物一同生长，又努力开拓和培植属于自身的独立个性。

铁凝通过意象，将日常生活中看来平凡无奇的事物与人的生存景况紧密连接起来，象征物既是人物命运及其性格的伴随物，又是其隐秘心灵的镜象。《麦秸垛》、《棉花垛》和《青草垛》里主人公们永远也躲不开的“垛”，象征了她们与现实境遇永不分割的命运。“麦秸垛”既是男子阳物的象征，也象征着蒙昧蛮荒的北方农村生活，同时也是女知青呼唤正常性爱的代名词；“棉花垛”象征着性解放的艰难；“青草垛”则隐喻商品大潮中的女性处境以及金钱对人性的戕害。

铁凝通过意象使现象世界的种种界限被打通，万物间异质同构关系被揭示，有限的目前景物直通无限的人生体验。在《孕女和牛》中她充分利用“孕妇”、“牛”、“碑”、“铭文”的意象叠加，让人联想到“劳动”、“生产”、“文字”、“历史”等隐喻。《玫瑰门》司猗纹居住的四合院、使用的铜制挖耳器和麻将桌等，都是她们具体生存境遇的要素和象征物。《永远有多远》里那些“温暖而略显悲凉的”北京胡同则与白大省的命运和性格难分彼此了。铁凝通过意象和隐喻的使用，表达出对当下生活的关注及对普通人精神处境的真诚关怀。

对特定的生活情景和人物进行意象式的隐喻描写，让现实生活在意象世界里找到发光点，是铁凝一向擅长的表现手法。“现代小说叙事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作者可以同时采取自传作者的和精神分析者的立场，从而既能深入人物内心以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又能走到人物之外以表现他们是如何被他人看待的。”^① 在铁凝小说中几乎每个意象都各有其具体表现功能，同时携带着丰富的象征性意味，既含蓄地刻画了人物，又深刻地表达了题旨。

四、精神分析与女作家创作的融会

精神分析不但对铁凝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而且也在王安忆、残雪和陈染等当代女作家创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女作家在创作中从“人的自觉”转向“女人的自觉”，把女性身体和意识的觉醒带入文本，同时注入了更多的精神分析色彩，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精神分析意味的创作。王安忆、残雪、陈染、海男、林白等在精神分析方法的使用上，其大胆、细腻、独特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男性作家们，而其孜孜不倦的兴趣也不是那些善于追赶新潮的先锋派男性作家们所能比肩的。

精神分析以独特的观照方式和叙事视点极大地影响了铁凝、残雪、王安忆和陈染等女作家的创作。在精神分析方法的使用上，王安忆对精神分析的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三重人格理论的诠释，残雪对梦境的刻画和精神分析意象的使用，陈染对女性隐秘心理和身体书写的关注，显示了精神分析与女作家创作的高度契合。张洁的《方舟》显示了决绝的叛逆姿态与质疑的尖锐力度，更直接逼近女性欲望，在静观与剖析中显示着现代女性的心灵力度，在冷峻的审视中，重塑现代的女性人格。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以性爱为聚焦点，透视在纯粹的情与欲的纠葛中女人本体的生命意识和文化内涵，“将女性叙事由社会、家庭、婚姻层面带向生命本能层面，承续并拓展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叙事格局。”^② 残雪则将精神分析由本能欲望的性驱力拓展到了更为宽广的领域中，她的小说以梦呓和意识流为主要方式，探究非理性这一人类心灵深处的黑暗洞穴，由于精神分析的影响，在陈染的作品中，女性不再是男性的性对象、性工具，争取性满足、享受性快乐被视做女性天赋的权利，她将性驱力的揭示由异性之恋开掘到了同性之恋与自恋的深度。在精神分析的观照下，当代女作

① [美]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② 周晓扬：《走向女性的生命——身体叙事》，《文学评论丛刊》2000年第3期。

家在创作中展现了女性极为鲜活真实的生存状态及生命本能，不论是对女性外部世界的观察和剖析，还是对女性自身心理的审视，都在更高层次上展示了女性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然而还应该看到的是，精神分析同时也为女作家的一些创作带来了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体现在一些新生代女作家创作中的泛性论倾向。精神分析把人的各种复杂的情感、欲望和冲动都蒙上了性的色彩，把性看成是不受任何物质制约的自我意识或自我生命的内驱力和本质。卫慧、棉棉等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借用精神分析在重新肯定性的自然属性的时候，过分地强调了人的生物本能和性本能，忽略了人性中所积淀的社会的、道德的和民族的文化心理，没有表现出情欲的升华，这便导致把人的性爱沦为动物本能，出现了泛性论的创作倾向。而卫慧等女性作家对精神分析的本能理论和性欲理论顶礼膜拜，将个人隐私和性的书写推向了极端。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性是一个浮浅的供众人享用的东西，也是她们生活方式中的点缀，女性的同性恋、自恋乃至自慰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畅快淋漓的表达。性爱成了作品书写的基点，附着在性爱上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上的意义被完全剥离，然

而在肉体狂欢之后陷入的是更深的绝望和虚无。“蔑视身体固然是对身体的遗忘，但把身体简化成肉体，同样是对身体的践踏。当性和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泛滥，其实是写作在想象力上的贫乏——牢牢地被身体中的欲望细节所控制，最终把广阔的文学身体学缩减成了文学欲望学和肉体乌托邦。”^①

把铁凝等女作家创作放在精神分析的坐标点上来理解，具有十分重大的文学史意义。精神分析为女作家创作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无论是铁凝、王安忆等女作家用精神分析的现代话语，书写现代中国女性的生存体验，展示了人性的复杂，还是残雪、陈染等对女性的探究上升到性心理层次和潜意识层次，这些女作家富于精神分析色彩的创作不但使当代文学呈现出了真正多元的丰富与发展，也使当代文坛保有了恒久传承的力量与可能。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副教授，
博士

责任编辑：马 光

① 谢有顺：《话语的德性》，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Going Beyond the Humanity and Ego: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Psychoanalysis in Tie Ning's Novels

Zhang Hao

Abstract: Tie Ning has been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psychoanalysis theories in her literary thoughts and writings. Taking the psychoanalysis as her theoretical resources, she has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her literary crea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flict of sexu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female mentalit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analytical narrative means such as image and symbolism. Her novels are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literary theories and creation, marking the apex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eation characterized by psychoanalysis theories.

Keywords: psychoanalysis; parasexuality; image